

津巴布韦独立后的民族问题与政治发展^{*}

沈晓雷

内容提要 绍纳族与恩德贝莱族是津巴布韦最大的两个民族,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津巴布韦的民族问题和政治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独立后,穆加贝政府针对恩德贝莱人和津人盟实行了民族团结政策,但这一政策遭到了地方民族主义和族群政治等方面的挑战,并与津民盟谋求一党制的努力产生了冲突。穆加贝政府随后放弃民族团结政策,转而对恩德贝莱人和津人盟进行打压,实现了事实上的一党制。然而,民族高压政策对津巴布韦此后的民族问题与政治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导致恩德贝莱人地方民族主义的固化,使得民族认同继续影响选举进程,并由此开启了穆加贝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其统治的序幕。恩德贝莱人直到今天仍未真正与绍纳人实现和解。姆南加古瓦政府在2017年11月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改善民族关系的措施,但真正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 津巴布韦 绍纳人 恩德贝莱人 一党制 地方民族主义

自《冲突中的族群》一书出版以来,^①将民族问题与政治问题相结合而兴起的民族(族群)政治研究已成为比较政治学领域最热门的研究之一。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多党民主化浪潮席卷非洲大陆,并因此诱发以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为代表的族际冲突,民族政治研究也被广泛应用于非洲的政治研究之中。^②从概念上来看,民族政治包含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以民族的视角来理解政治发展,二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其中包括民族融合、民族合作、民族竞争、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等多种形式。^③民族政治的确在非洲国家广泛存在,津巴布韦在独立后不久,以民族团结、民族竞争乃至民族冲突为特征的民族政治便开始凸显,持续至今。研究津巴布韦独立后民族问题与政治发展的互动,可为非洲的民族政治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案例。

津巴布韦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绍纳族和恩德贝莱族是两个最大的民族,分别约占全国人口的84.5%和14.9%。从津巴布韦的历史发展进程,尤其是独立后民族问题与政治问题的互动来看,绍纳族与恩德贝莱族之间的关系,是除黑人族群与白人族群之间的关系外最为重要的一组民族关系。独立之初,为弥合独立战争时期两大民族主义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简称“津民盟”)和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简称“津人盟”)之间的分歧,^④实现国家重建、

^{*} 本文为创新工程项目《民族问题与非洲发展研究》和优势学科项目《非洲社会文化》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② See Daniel N. Posner, *Institutions and Ethnic Politics in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Dominika Koter, *Beyond Ethnic Politics in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③ 包刚升《21世纪的族群政治:议题、理论与制度》,载《世界民族》2017年第5期。

^④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在1961年12月成立,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在1963年8月成立,1976年10月两党组成爱国阵线,名称分别改为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1987年12月,两党签署合并协议,合并后的政党名称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为行文方便,本文将两党不同时期的名称统一简称为“津人盟”和“津民盟”。

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穆加贝政府实行了民族团结政策。不过,这一政策很快便遭到了各种挑战,尤其是与穆加贝政府谋求一党制的努力产生了冲突。穆加贝政府随后放弃民族团结政策,转而对恩德贝莱人和津人盟进行打压,并通过清除津人盟在内阁和军队中的高级官员、展开“古库拉洪迪”行动、将津人盟并入津民盟,实现了事实上的一党制。此后,民族问题在津巴布韦政治话语和政党选举中的地位,开始让位于土地改革、本土化、反腐和创造就业等社会经济议题。^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津巴布韦的民族政治就此消解,恩德贝莱人并未真正与绍纳人实现和解,两大主体民族之间因“古库拉洪迪”行动而萌生的历史积怨,以及因此而萌发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直到今天仍影响着津巴布韦的民族关系与政治发展。

国际学界已对津巴布韦独立后的民族问题,尤其是“古库拉洪迪”行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些也从民族政治的视角涉及了民族问题与政治发展之间的互动,^②但这些研究普遍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往往忽视独立之初穆加贝政府所采取的民族团结政策;其二,主要从民族关系,而非政治发展的视角来分析“古库拉洪迪”等民族高压政策产生的影响。相对于国际学界,国内学界对津巴布韦民族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何丽儿和李克刚曾在20世纪80年代就穆加贝政府的民族团结政策发表过两篇文章,^③李安山曾就津巴布韦与新南非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进行了比较,^④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重要成果面世。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回顾津巴布韦绍纳族与恩德贝莱族关系历史变迁的基础上,从民族政治的视角对津巴布韦独立后民族问题与政治发展之间的互动,以及这一互动结果对当前津巴布韦政治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绍纳族与恩德贝莱族关系的历史变迁

考古资料证明,非洲人已在津巴布韦生活了上万年的时间。从公元2世纪开始,班图人取代科伊桑人占领津巴布韦高原。在8—10世纪,绍纳人迁徙至此,创建津巴布韦王国、穆塔帕王国、托尔瓦王国和罗兹维王国等政治实体。1839年,恩德贝莱人在国王穆兹利卡兹(Mzilikazi)的带领下,从南非的祖鲁兰北迁至马塔贝莱兰,建立恩德贝莱王国(又称穆斯瓦卡兹王国),在19世纪下半叶发展成为津巴布韦最强大的政治实体。自此,绍纳人和恩德贝莱人开始共同生活在津巴布韦这块土地之上。

(一) 殖民时期之前的交往

绍纳人与恩德贝莱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始于恩德贝莱人北迁并定居马塔贝莱兰这一历史时期。“绍纳”一词最早便是由恩德贝莱人在19世纪30年代使用,用来指称罗兹维人,之后才逐渐被欧洲人用来指称所有说“绍纳语”的人。^⑤从定居马塔贝莱兰开始,恩德贝莱人便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张,并在1866年灭亡罗兹维人建立的罗兹维王国。在恩德贝莱人的武力扩张之下,周边的绍纳人地区或被置于恩德贝莱人的直接统治之下,或被迫向恩德贝莱人称臣并纳贡,那些反抗或不俯首称臣的

^① 以2018年总统选举为例,执政党津民盟的竞选口号为“团结、反腐、发展、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和创造就业”。ZANU-PF, *The People's Manifesto 2018 -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is the Voice of God*, p. 2.

^② Cyprian Muchemwa, *Building Friendships Between Shona and Ndebele Ethnic Groups in Zimbabwe*, PhD. dissertation, Durb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5; Dumisani Ngwenya, *Healing the Wounds of Gukurahundi in Zimbabwe*,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8; Shari Eppel, “Gukurahundi: The Need for Truth and Reparation”, in Brain Raftopoulos and Tyrone Savage (eds.), *Zimbabwe: Injustice and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Harare: Weaver Press, 2005.

^③ 何丽儿《津巴布韦的部族矛盾和穆加贝的部族政策》,载《西亚非洲》,1982年第1期;李克刚《津巴布韦穆加贝的民族和解政策》,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88年第2期。

^④ 李安山《新南非与津巴布韦的民族问题及民族政策的比较》,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7期。

^⑤ D. N. Beach, *War and Politics in Zimbabwe 1840 - 1900*, Gweru: Mambo Press, 1986, p. 14.

地区,则会不断遭到恩德贝莱人的劫掠和骚扰。^①然而,正如毕驰所指出的,“恩德贝莱人不相信全面战争,绍纳人也不相信全面和平”,^②一方面,恩德贝莱人除对周围的绍纳人进行劫掠外,偶尔也会与他们开展贸易;另一方面,绍纳人为了报复,也会攻击和劫掠恩德贝莱人。

客观而言,这一时期恩德贝莱人与绍纳人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恩德贝莱人普遍自认为高绍纳人一等,许多绍纳人为了生存主动改变姓氏或图腾而成为恩德贝莱人的一员。此外,不少绍纳人被俘后成了恩德贝莱人的属民、仆人乃至奴隶,在恩德贝莱人的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最低的位置。穆兹利卡兹甚至称他们为“狗”。^③恩德贝莱人对绍纳人的劫掠及两个民族间的不平等关系至少产生了三个后果:其一,英国殖民者故意夸大恩德贝莱人劫掠绍纳人的数量、规模和残忍程度,表示他们的殖民占领是为了将绍纳人从恩德贝莱人的“种族屠杀”中解救出来;^④其二,在早期殖民占领和反抗殖民侵略的斗争中,许多绍纳人站在了英国殖民者的一边,参与劫掠、攻击和镇压恩德贝莱人;其三,导致绍纳人和恩德贝莱人之间产生历史积怨,后在殖民当局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下,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不断加强,民族问题最终在民族解放斗争时期被政治化。

(二) 殖民时期民族认同的强化

特伦西·兰格认为,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的民族特性是在殖民时期被“发明”或“创造”出来的。^⑤他只说对了一半,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的民族特性早在前殖民时期便已存在,但殖民当局在强化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的民族认同,以及在导致民族分裂的政治化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在殖民征服过程中,英国殖民者利用两族之间的矛盾,鼓动绍纳人劫掠恩德贝莱人。1896—1897年反英大起义失败,英国殖民者在完成对津巴布韦的殖民占领后,开始系统地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具体而言,这一政策主要包括:第一,以民族聚居地为基础进行行政区划,如马绍纳兰主要为绍纳族的分支泽祖鲁人,马塔贝莱兰主要为恩德贝莱人,马尼卡兰主要为马尼卡人;第二,明确将黑人分为“马绍纳土著”和“恩德贝莱土著”,并用民族身份卡制度将此固化,每个人的民族身份卡上都要标注其出生地、祖居地和属于哪个酋长管理等信息;第三,故意抬高恩德贝莱人的地位,宣称与绍纳人相比,他们的社会更有序,军事结构更先进,领导集团更强大,并不顾绍纳人人口约为恩德贝莱人4倍的现实,规定两族在议会中的席位相同,且为两族设立同样数量的酋长;第四,在就业和工资标准方面针对不同民族实行区别对待政策,如认为恩德贝莱人是“好工头”,马尼卡人是“好家庭仆人”,泽祖鲁人是“好矿工”,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招工,等等。^⑥

殖民当局的上述政策,不但“将非洲人分割成不同的部族,使他们无法团结起来对抗殖民统治与压迫”,^⑦更重要的是,这种以民族画线进行管理,赋予不同民族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与机会的做法,在强化绍纳人和恩德贝莱人早已存在的民族认同的同时,为民族冲突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泛滥提供了土壤,如1929年底,恩德贝莱人与绍纳人因抢夺就业机会而在布拉瓦约爆发民

① Cyprian Muchemwa, *Building Friendships Between Shona and Ndebele Ethnic Groups in Zimbabwe*, p. 68.

②④ D. N. Beach, “Ndebele Raiders and Shona Power”,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15, no. 4, 1974, p. 638, 633.

③ Sabeki J. Ndlovu-Gatsheni, *The Dynamic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mong the Ndebele of Zimbabwe, 1818 – 193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Zimbabwe, 2004, pp. 98 – 99.

⑤ Terence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ibalism in Zimbabwe*, Gweru: Mambo Press, 1985; Terence Ranger, “Missionaries, Migrants and the Manyika: The Invention of Ethnicity in Zimbabwe”, in Leroy Vail, *The Creation of Tribalism in Southern Africa*,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18 – 151.

⑥ James Muzondidya and Sabelo Ndlovu-Gatsheni, “‘Echoing Silence’: Ethnicity in Post-colonial Zimbabwe, 1980 – 2007”, *African Journal on Conflict-resolution: Special Issue on Ident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Conflict-resolution in Africa*, vol. 7, no. 2, 2007.

⑦ Sabeki J. Ndlovu-Gatsheni, *Do “Zimbabweans” Exist?: Trajectories of Nationalism, Nation, Identity Formation and Crisis in Postcolonial State*, Oxford: Peter Lang, 2009, p. 101.

族冲突,在土著咨询委员会(Native Advisory Board)的竞选中呼吁选民只选本民族的候选人——“即便许多绍纳人很有能力,也不能选他们,因为他们不会代表卡兰加人和恩德贝莱人的利益”。^①

(三) 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矛盾与斗争

津巴布韦的民族解放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蓬勃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初期,绍纳人与恩德贝莱人尚能团结在反抗白人殖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思想之下,如第一个全国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便以“土地之子”(Sons of the Soil)为口号,呼吁各族人民共同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然而,随着津民盟在1963年从津人盟中分裂出来,以及此后两党分别以绍纳人和恩德贝莱人为基础开展民族解放斗争,“土地之子”变成“分裂之子”(Sons of Segregation),民族认同被政治化和工具化,地方民族主义成为影响津巴布韦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②

津民盟与津人盟的分裂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两党领导人“意识形态”的差异,津民盟领导人不满乔舒亚·恩科莫优柔寡断的作风等,但两族之间的冲突,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恩科莫是恩德贝莱人,而被其从津人盟开除并组建津民盟的恩达巴宁吉·西托莱(Ndabaningi Sithole)、利奥波德·塔卡维拉(Leopold Takwira)和罗伯特·穆加贝等人,全部都是绍纳人。津民盟成立后,很快发展成以绍纳人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其领导集团除早期有一名恩德贝莱人,即总司库伊诺斯·恩卡拉(Enos Nkala)外,从1969年开始,所有领导人都是绍纳人;^③其所属武装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简称“民族解放军”)主要在讲绍纳语的地区活动,招募的人员基本上都是绍纳人。津人盟的情况也是如此,其领导层主要为恩德贝莱人,其所属武装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简称“人民革命军”)也主要从恩德贝莱人中招募并在讲恩德贝莱语的地区活动。^④

津民盟与津人盟的这种强烈的民族属性,导致它们除了反抗白人殖民当局外,相互之间还为争夺革命领导权和独立后的政治主导权展开了更激烈的斗争,阿洛伊斯·马兰博曾指出“在民族解放斗争时期,最为激烈的一些战役,都是在民族解放军和人民革命军之间展开的。”^⑤1976年10月,在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等前线国家的推动下,津民盟和津人盟组成“爱国阵线”,此举虽部分解决了两党共同抗击殖民政府和参加和平谈判的问题,但并未解决两派武装之间的冲突。1979年10月,爱国阵线作为三方之一参加了确定津巴布韦独立的兰开斯特大厦会议。^⑥根据会议签署的《兰开斯特大厦协议》,津巴布韦将于1980年2月举行大选。在大选准备阶段,津人盟希望与津民盟联合参加选举,但津民盟拒绝了这一提议,认为在选民以民族为线进行投票的情况下,它将会赢得占全国人口80%的绍纳人的支持。^⑦选举结果的确如此,津民盟获得57个席位,津人盟获得20个席位。津巴布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民族问题与政治发展之间的互动,将在津巴布韦独立后进一步凸显。

^① Enocent Msindo, “Ethnicity, Not Class? The 1929 Bulawayo Faction fights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2, no. 3, 2006; Enocent Msindo,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Urban Colonial Zimbabwe: 1950–1963”,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48, no. 2, 2004.

^② Carl Swarr Stauffer, *Acting out the Myths: The Power of Narrative Discourse in Shaping the Zimbabwe Conflict of Matabeleland, 1980–1987*,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2009, p. 3.

^③ Masipula Sithole, “Ethnic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Zimbabwe: From Confrontation To Accommodation”, in Harvey Glickman (ed.), *Ethnic Conflict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Atlanta: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Press, 1995, pp. 133–145.

^④ 与津民盟稍有不同的是,无论津人盟的领导层还是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的军官,还是有一定数量的绍纳人。See Norma J. Kriger, *Zimbabwe's Guerrilla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7.

^⑤ Alois S. Mlambo, “Becoming Zimbabwe or Becoming Zimbabwe: Identity, Nationalism and State-building”, *Africa Spectrum*, vol. 48, no. 1, 2013, p. 58.

^⑥ 爱国阵线代表团由恩科莫和穆加贝率领,另外两方分别为英国外交大臣彼得·卡林顿(Peter Carrington)率领的英国代表团,埃布尔·穆佐雷瓦(Abel T. Muzorewa)和伊恩·史密斯率领的索尔兹伯里代表团。见沈晓雷《津巴布韦殖民时期的土地剥夺、种族隔离与民族反抗》,载《世界民族》2016年第4期。

^⑦ Fay Chung, *R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 Harare: Weaver Press, 2007, p. 245.

二、独立后的民族团结政策及其面临的挑战

津巴布韦独立后,为消除殖民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各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至少需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处理好黑人族群与白人族群的关系,实现种族和解;二是处理好绍纳人与恩德贝莱人之间的关系,实现民族团结。如果无法妥善处理这两对关系,将不仅影响津巴布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更会对津巴布韦民族与国家的建构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1980年3月4日,穆加贝在获悉选举获胜后呼吁:“毫无疑问,现在已经到了铸剑为犁的时刻,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来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我强烈要求你们,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与我一起许下新的誓言:忘记我们可怕的去,彼此宽恕,友好携手,共同抗击种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让我们加深我们的归属感,构建一种没有种族、肤色和信仰偏见的共同利益。让我们真正变成拥有唯一忠诚的津巴布韦人。”^①穆加贝的这段讲话,被普遍解读为是要与白人进行种族和解,但共同抗击“地方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和“变成拥有唯一忠诚的津巴布韦人”等表述,也包含着谋求民族团结的意涵。考虑到独立前民族关系的变迁及政治力量的对比,民族团结政策主要就是谋求绍纳人与恩德贝莱人,以及津民盟与津人盟之间的团结。为此,穆加贝政府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组建联合政府。根据《兰开斯特大厦宪法》,独立后的津巴布韦实行议会共和制,政府首脑为总理,由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领导人担任,内阁成员由政府首脑在其政党内挑选议员组成。在独立后的第一次选举中,津民盟获得62.99%的选票和57个席位,津人盟获得24.11%的选票和20个席位,非洲人全国委员会获得8.28%的选票和3个席位,另外20个席位为白人预留。^②津民盟获得50%以上的席位,根据宪法规定可独自组建内阁。然而为了兑现民族团结的承诺,穆加贝决定成立联合政府,将5名津人盟成员纳入内阁,其中恩科莫担任内政部部长,主管警察事务。1981年初,穆加贝改组内阁,恩科莫改任不管部部长,津人盟副主席乔塞亚·齐纳马诺(Josiah Chinamano)进入内阁并担任交通部部长。改组后,津人盟在内阁中的人数达到6名,占到内阁成员总数的16.7%。从内阁成员所属省份来看,来自马塔贝莱兰的比例为13%,恩德贝莱人占据很大比例的中部省为19%。^③就此而言,无论是津人盟党员占内阁成员的比例,还是恩德贝莱人占内阁成员的比例,均与独立初期恩德贝莱人占津巴布韦人口的比例(19%)大致相当。

其次,组建统一的国民军。津巴布韦独立前共有三支军队,分别为民族解放军、人民革命军和前白人政权的军队,总数约为10万人。独立后,为了保持稳定,避免三支军队尤其是民族解放军和人民革命军再发冲突,穆加贝政府本着平等协商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组建了统一的国民军,具体做法如下:其一,吸收三支军队的士兵共同组建国民军,并按照军事技术水平挑选士兵;其二,设立由三支部队领导人组成的最高联合司令部,共同决策军事事务;其三,动员不适合编入正规军的士兵复原,无论原属哪支部队或来自哪个民族,均可在两年内获得2420津元的复原费,且在培训和就业等领域可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④到1981年8月,整编工作基本完成,新国民军由46个营组成,总人数约为6万人,其中前民族解放军士兵占60%,前人民革命军士兵占30%—35%,前白人政权士兵占5%。^⑤

① Robert Mugabe,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by the Prime Minister Elect*, Government Printer, Salisbury, March 1980.

② Martyn Gregory, "The 1980 Rhodesian Elections: A First-Hand Account and Analysis", *The World Today*, vol. 36, no. 5, 1980, p. 187.

③ Liisa Laakso, "Regional Voting and Cabinet Formation", in Staffan Darnöf and Liisa Laakso (eds.), *Twenty Years of Independence in Zimbabwe: From Liberation to Authoritarianism*, 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03, pp. 124, 130.

④ 李克刚《津巴布韦穆加贝的民族和解政策》,第73页;Christine Sylvester, *Zimbabwe: The Terrain of Contradictory Development*, Boulder and 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 1991, p. 72.

⑤ Norman J. Kriger, *Guerrilla Veterans in Post-War Zimbabwe: Symbolic and Violent Politics, 1980 - 198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3, p. 131.

此外 穆加贝政府还在民族认同、就业和语言政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废除殖民时期以民族来辨别身份的做法; 招募国家公务员要考虑户籍问题 以照顾少数民族利益; 在语言政策方面 将绍纳语、恩德贝莱语和英语共同设为官方语言 在语言教学中强调绍纳语与恩德贝莱语并重 等等。

穆加贝政府希望通过上述政策 弥合各族之间 尤其是绍纳族和恩德贝莱族之间在历史上所形成的矛盾与积怨 实现民族团结 进而实现政治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然而 这一政策在实施之初便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且这些挑战与津民盟谋求一党制的努力相结合 最终导致津民盟与津人盟只度过了很短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具体而言 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民族认同影响选举进程。民族解放斗争时期被政治化和工具化的民族认同与地方民族主义思想 在津巴布韦独立后与政党选举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津民盟和津人盟在独立后的第一次选举中均努力淡化自己的民族属性 然而正如曾担任津巴布韦基础教育部部长的朱惠琼女士所言 “津民盟努力向每个人证明其所代表的是绍纳人和恩德贝莱人 津人盟也是如此 但实际上人们随时准备着以民族为线进行投票。”^①投票结果确实如此 津民盟在绍纳人聚居区取得压倒性胜利 其所获得选票有 85% 来自马绍纳兰三省、马甸戈省和马尼卡兰省 其所获得的 56 个议会席位有 49 席来自这 5 省 另有 6 席来自中部省 只有 1 个席位来自北马塔贝莱兰省。津人盟则在恩德贝莱人聚居区取得压倒性胜利 其在南马塔贝莱兰省和北马塔贝莱兰省的支持率分别高达 86% 和 79% 其所获得的 20 个议会席位有 15 席来自这两省 有 4 席来自中部省 只有 1 个席位来自西马绍纳兰省。^②

第二 津人盟对政治现状不满。在独立后第一次选举之前 津人盟一直坚信自己能够取得胜利。获悉选举结果后 恩科莫表示“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完全不可思议” 他甚至坚称选举并没有正确反映人们的意愿。^③ 恩科莫的这种想法在津人盟内部非常普遍 许多人认为津民盟窃取了独立斗争的成果 并将津民盟在选举中的胜利视为绍纳人对恩德贝莱人的胜利，(津民盟的) 政府是绍纳人的 恩德贝莱人必须为获得他们的政府而斗争”。^④ 他们还认为穆加贝的和解政策只是获胜者自上而下的施舍 是为了维持政治权力而做出的权宜之计 而且在联合政府之中 津人盟只能处于次要的地位 发挥次要的作用。此外 穆加贝政府的一些做法也引起了津人盟的不满 如最初准备任命恩科莫为礼仪性的总统 在独立庆典上却将恩科莫夫妇赶出贵宾包厢;^⑤ 夸大津民盟和民族解放军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贬低津人盟及人民革命军的作用;^⑥ 在组建国民军和支持复原老兵再就业时 越来越偏向民族解放军 等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 导致津人盟对当时的政治现状越来越不满 并成为人民革命军与民族解放军在 1980 年 11 月和 1981 年 2 月爆发冲突 以及武装叛乱分子此后不断在马塔贝莱兰制造绑架、谋杀和反政府活动的重要诱因。

第三 南非的颠覆活动。20 世纪 80 年代初 为了维持种族隔离政权 遏止周边国家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等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 南非开始推行“不稳定政策” 以求通过军事袭击、情报渗透和扶植反对派等颠覆活动让这些国家陷入动荡。^⑦ 津巴布韦独立后也成为南非“不稳定政策”的目标之一。南非

① Fay Chung, *R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 p. 248.

② Martyn Gregory, “The 1980 Rhodesian Elections”, p. 187; Liisa Laakso, “Regional Voting and Cabinet Formation”, pp. 126 – 130.

③ Fortune Senamile Nkomo, Joshua Nkomo: *Father Zimbabwe: The Life and Time of an African Legend*, Harare: Radiant Publishing, 2013, pp. 201 – 202.

④ E. p. Makambe, “Zimbabwe: Political Discontent and Low-level Violence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1980 Elections”, *Transafrican Journal of History*, vol. 24, 1995, p. 6.

⑤ Andrew Norman, *Robert Mugabe and the Betrayal of Zimbabwe*,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04, p. 90.

⑥ Sabelo J. Ndlovu-Gatsheni, “Dangers of Myths to tribal relations in Zimbabwe”, *Bulawayo 24*, April 14, 2011, <https://bulawayo24.com/index-id-opinion-sc-blogs-byo-2785.html>

⑦ 何丽儿《南非对邻国的政策及其趋势》载《西亚非洲》1988 年第 5 期。

充分利用津民盟与津人盟之间相互不信任的关系,至少开展了以下活动:从1981年下半年开始,南非多次对津巴布韦进行军事袭击,包括引爆哈拉雷附近因科莫(Inkomo)兵营的军械库,轰炸津民盟位于哈拉雷的总部和袭击津巴布韦在奎鲁的空军基地,且每次袭击后都嫁祸于津人盟的支持者,以致穆加贝也相信是“反革命分子……与南非勾结做的这些事”;^①在恩德贝莱人中招募持不同政见者组建“超级津人盟”(Super ZAPU),并在南非北部的德兰士瓦训练他们,该组织虽人数不多,但对两党关系和马塔贝莱兰局势恶化的影响却非常大;南非的情报机构在津巴布韦的中央情报部门培养了一些双面间谍,有研究表明这些间谍在1982年2月揭露津人盟私藏武器库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②毫无疑问,南非的颠覆活动加剧了津民盟与津人盟的分歧,对民族团结政策构成重大挑战。

三、谋求一党制下的民族高压政策

科林·斯通曼和莱奥纳尔·克里夫指出,津民盟在1980年执政后主要致力于实现三个政治目标:一是实现国家稳定,二是巩固政权,三是实现一党制。^③就这三个政治目标而言,最为核心的是实现一党制,因为其不仅决定了津民盟能否巩固政权并最终实现国家稳定,而且对津巴布韦独立初期的种族关系和民族关系,以及它们背后各政治派系之间的博弈具有重要的影响。

津民盟建立一党制的目标可追溯到其成立之初,在1964年5月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在津巴布韦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章程,而一党制则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途径。独立后不久,穆加贝就表示将积极寻求建立一党制国家,“对于津民盟而言,一党制不是是否可能,而是何时实现的问题”。^④之所以要在津巴布韦建立一党制,至少有如下考虑:首先,一党制符合非洲传统的政治实践,即酋长主导下的共同协商制;其次,一党制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第三,一党制有利于国家的团结、稳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第四,一党制可避免西方多党制的弊端;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一党制将彻底巩固津民盟的统治地位,正如他在1982年1月所表示的那样“就像黑夜之后就是白天一样……津民盟将永远统治津巴布韦。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其他政党将会统治这个国家。”^⑤

然而,穆加贝政府建立一党制的努力首先面临着宪法层面的限制。《兰开斯特大厦协议》所确立的独立宪法草案“权利宣言”项下第十条“集会与结社的自由”规定,“除非经当事人同意,严禁干涉任何人集会与结社之自由。这一自由意指个人有权自由集会、与他人结社,尤其是组建或加入政党、或工会、或其他保护其利益的组织”,^⑥且除非全体议员一致同意,否则在10年内不得修改此项规定,如此便意味着津巴布韦至少在十年的时间里无法通过修改宪法而实行一党制。

在这种情况下,穆加贝政府只能退而求其次,即谋求建立事实上的一党制。在此过程中,穆加贝政府主要面临两个政治集团的反对:一是白人集团,二是津人盟。就白人集团而言,独立宪法草案在“议会”项下规定,在国民议会的100个席位中,要为白人预留20个席位,且除非全体议员一致同意,否则在1987年之前不能修改此项规定,这为白人集团至少保留了七年的政治特权,导致穆加贝政府无法在此期间将其赶出政治舞台,而且从津巴布韦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经济发展、土地改革、种族和解,乃至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等方面来看,穆加贝政府也不会对白人集团实行过于强硬

① Andrew Norman, *Robert Mugabe and the Betrayal of Zimbabwe*, p.93.

② Cyprian Muchenwa, *Building Friendships Between Shona and Ndebele Ethnic Groups in Zimbabwe*, p.101.

③ Colin Stoneman and Lionel Cliffe, *Zimbabw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Printer Publishers Limited, 1989, p.45.

④ 何丽儿《津巴布韦向一党制缓慢前进》,载《西亚非洲》,1990年第1期。

⑤ 何丽儿《津巴布韦向一党制缓慢前进》;William H. Shaw, "Towards the One-Party State in Zimbabwe: A Study in African Political Thought",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4, no. 3, 1986.

⑥ See *Lancaster House Agreement*, Annex C, December 21, 1979.

的政策,完全可以等到七年期限过去之后修改宪法,取消为白人所保留的20个议席。

如此一来,津人盟便成为穆加贝政府建立一党制的最大障碍。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获悉穆加贝宣称两党已同意会面讨论建立一党制政府后,恩科莫马上对此加以否认,表示“我们不会同意举行会议”,“我们不会被津民盟吞并,我们将赢得下一次大选”。^①随着津民盟与津人盟的矛盾日益加深,穆加贝政府开始放弃民族团结政策,转向民族高压政策,迫使津人盟在一党制问题上让步,津巴布韦的民族政治也从民族团结转向民族斗争和民族冲突。具体而言,高压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清除津人盟高官

在恩科莫明确拒绝穆加贝的一党制提议后不到一个月,1982年2月7日,穆加贝宣布在布拉瓦约附近的阿斯克特(Ascot)农场发现可装备一支小型军队的大型武器库,该农场为津人盟属下的一家企业所有,其中一个股东为恩科莫。随后几天,穆加贝政府又突击检查了一些农场并发现了更多的武器库。穆加贝表示,这些武器库充分表明津人盟正在策划一场军事政变,并将恩科莫称为“房间里的眼镜蛇”。^②恩科莫获悉此事后,坚称对这些武器库并不知情,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的人则表示这些武器只是用来保护自己,而非发动政变。但穆加贝此时心意已决,决定借此清除津人盟在政府和军队中的势力,尤其要将恩科莫赶出内阁,宣称“有效应对毒蛇的唯一方法,就是敲碎它的头”。^③

2月17日,穆加贝将恩科莫开除出内阁,与其一起被解职的津人盟官员还有交通部部长乔塞亚·齐纳马诺,津人盟总书记、自然资源部部长约瑟夫·穆斯卡(Joseph Msika)和矿业部副部长基尼·穆图塔(Jini Mtuta)。在军队方面,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前领导人卢库特·马苏库(Lookout Masuku)和杜米索·达本瓜(Dumiso Dabengwa)以叛国罪被捕并遭到审判,后虽被判无罪,但一直羁押到1986年。^④恩科莫称所谓津人盟将发动政变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还表示津人盟仍将在议会中作为反对党参与政治活动。^⑤

此次事件后,许多恩德贝莱族官兵因担心遭到清洗而离开军队回到马塔贝莱兰,其中有些人开始从事破坏与暴力活动,如在1982年7月杀害6名西方游客等,穆加贝政府称其为“持不同政见者”,并认为他们正在津人盟的支持下从事推翻政府的活动。尽管津人盟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恩科莫也明确表示“没有人曾去控制这些人”,^⑥但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与“超级津人盟”等反政府力量,成了穆加贝政府向马塔贝莱兰派驻军队乃至实施“古库拉洪迪”行动的借口。

(二) 实施“古库拉洪迪”行动

“古库拉洪迪”行动是指穆加贝政府在1983—1987年间,为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而在马塔贝莱兰和中部省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古库拉洪迪”(Gukurahundi)为绍纳语,意指“在春雨来临之前冲走上一季谷壳的雨”。该词最早在1979年被用来指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彻底扫清白人集团,但在穆加贝政府实施的“古库拉洪迪”行动中,需要被扫除的“垃圾”则成了恩德贝莱人。^⑦

“古库拉洪迪”行动始于1983年1月第五旅被部署到北马塔贝莱兰,到1987年津民盟与津人盟签署《联合协议》结束。在此期间,由于第五旅过激的军事行动、持不同政见者的抵抗与破坏活动,以及旱灾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马塔贝莱兰和中部省约2万人死亡。“古库拉洪迪”行动并非单

① “Nkomo Rejects Call for One-party Zimbabwe”, *Financial Times* (London), January 19, 1982.

② Michael Holman, “Mugabe Grapples with a Political Cobra”, *Financial Times* (London), February 17, 1982.

③ Paul Moorcraft, *Mugabe's War Machine*, Jeppesstown: Jonathan Ball Publishers (PTY) LTD, 2012, p. 103.

④ 恩科莫本人也在1983年2月因安全受到威胁而先后前往博茨瓦纳和英国,直到当年8月才回到津巴布韦。

⑤ Tony Hawkins, “Zimbabwe Crisis as Mugabe Dismisses Nkomo”, *Financial Times* (London), February 18, 1982.

⑥ Luise White, “‘Whoever Saw a Country with Four Armies?’ The Battle of Bulawayo Revisited”,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3, no. 3, 2007, p. 625.

⑦ Paul Moorcraft, *Mugabe's War Machine*, p. 105.

纯讨伐持不同政见者的军事行为,它具有强烈的民族政治色彩,是穆加贝政府为迫使恩科莫和津人盟在一党制问题上让步,而将其大本营马塔贝莱兰和中部省作为讨伐对象的高压举措。

第一,“古库拉洪迪”行动的主要实施者为第五旅,这是一支具有明确政治任务的部队。首先,该部队专门由朝鲜人训练,几乎全部由绍纳人组成,直接听命于穆加贝,且拥有与其他部队完全不同的代码、军服和无线电等设备;其次,它的任务非常明确,即“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和其他所有给这个国家带来麻烦的人”,^①而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和“给这个国家带来麻烦的人”,最终被扩大为所有的恩德贝莱人。第二,“古库拉洪迪”行动的目标为持不同政见者,但真正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很少,组织松散,规模从未超过400人,^②且并没有从津人盟和当地民众那里获得多少支持。然而在具体行动的过程中,第五旅将所有恩德贝莱人都视为潜在的目标,因为“所有恩德贝莱人都支持津人盟,而所有津人盟的支持者都是持不同政见者”。^③穆加贝也宣称“如果某个地方的人为持不同政见者提供食物,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我们会摧毁他们。我们在战斗中不会分得那么仔细,因为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持不同政见者……”^④第三,第五旅在开展军事行动的过程中,主要针对的并非那些拥有武器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当地的平民,以及津人盟的党员和前人民革命军的游击队员,采取的多是非常规的军事手段,如集体性虐待与杀戮、让受害者挖掘自己的坟墓、不允许受害者家属埋葬尸体,以及人为制造饥荒等,^⑤这些手段明显具有恐吓与震慑的性质,其用意非常明显:一方面,迫使恩德贝莱人不敢继续支持津人盟,从而使津人盟失去票仓和根据地;另一方面,迫使津人盟尽快在一党制问题上让步,以避免更多的恩德贝莱人成为牺牲品。

(三) 两党合并

1985年,津巴布韦在马塔贝莱兰危机的背景之下举行了独立之后的第二次选举,选举结果所凸显的民族政治与地方民族主义色彩,进一步坚定了穆加贝政府谋求一党制的决心。在这次选举中,津民盟获得63个席位,津人盟获得15个席位,但津人盟的15个席位全部来自马塔贝莱兰,而且南马塔贝莱兰和北马塔贝莱兰的支持率分别达到87%和83%,甚至比1980年选举时更高。^⑥选举之后,穆加贝政府加快了建立一党制的步伐:一方面,其没有像1980年那样组建联合政府,邀请津人盟成员加入内阁;另一方面,在继续保持对马塔贝莱兰军事压力的同时,将津人盟拉上谈判桌,力求以谈判的方式将津人盟并入津民盟。

津民盟与津人盟之间的谈判始于1985年10月2日,此后两党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经过10轮谈判,最终达成合并协议。两党在谈判中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合并后的名称问题。津民盟从一开始便坚持应在津人盟加入津民盟的基础上进行合并,且合并后的名称保持津民盟不变。这种合并的结果显然是津民盟吞并津人盟,因而遭到恩科莫和津人盟的抵制。然而,在“古库拉洪迪”行动的军事压力、禁止津人盟公开集会并关闭其在全国各地办公室的政治压力、限制马塔贝莱兰地区发展的经济压力之下,恩科莫与津人盟最终做出妥协。

1987年12月22日,津民盟与津人盟签署《联合协议》,合并后的政党名称仍为津巴布韦非洲

① Catholic Commission for Justice and Peace (CCJP), “Breaking the Silence, Building True Peace: A Report on the Disturbances in Matabeleland and the Midlands, 1980-1988 (Summary Report)”, *Legal Resources Foundation*, April 1999, pp. 9-10.

② CCJP, “Breaking the Silence, Building True Peace”, p. 9; Jocelyn Alexander, Joanne McGregor and Terence Ranger, *Violence and Memory: One Hundred Years in the “Dark Forests” of Matabeleland*, Oxford: James Curry, 2000, p. 198.

③ Shari Eppel, “Gukurahundi: The Need for Truth and Reparation”, p. 45.

④ Dumisani Ngwenya, *Healing the Wounds of Gukurahundi in Zimbabwe*, p. 24.

⑤ Katri Pohjolainen Yap, “Sites of Struggle: The Reorientation of Political Values in the Matabeleland Conflict”, *Af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 no. 1, 2002, pp. 32-33.

⑥ Liisa Laakso, “Regional Voting and Cabinet Formation”, p. 128, 131.

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由穆加贝担任第一书记和党主席。该协议还明确规定,新政党致力于在津巴布韦建立一党制政府,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①两党合并进程在1988年5月下旬正式开始,在当年年底结束。恩科莫被任命为津民盟的第二副主席,原津人盟的约瑟夫·穆斯卡、约翰·恩科莫(John Nkomo)和杜米索·达本瓜也进入津民盟的政治局。

1988年9月21日,津巴布韦总统卡南·巴纳纳(Canaan Banana)签署第6号《宪法修正案》,取消《兰开斯特大厦宪法》为白人预留的20个席位,^②随后在10月23日的补选中,20个席位全部为津民盟及其支持的白人独立候选人获得。两党合并之后,津民盟在议会中的席位增加到93个,另有6名白人议员是在其支持下当选。至此,穆加贝建立了事实上的一党制统治。

四、民族高压政策的影响

《联合协议》在前言中表示,津民盟与津人盟之所以联合,是为了“实现国家团结,建立和平、法律与秩序,以确保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1987年12月31日,穆加贝在担任执行总统的就职演说中进一步表示,两党联合将成为津巴布韦民族和解的第二个阶段。“我要向所有津巴布韦人呼吁,无论他们的部族、种族、肤色、地区或宗教是什么,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里,请支持并在所言和所行中推进这一联合协议。”^③《联合协议》签署后,穆加贝政府随即结束在马塔贝莱兰的军事行动,并呼吁持不同政见者放下武器,帮助政府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目标。1988年4月19日,穆加贝政府宣布将对放下武器投降的持不同政见者、政治犯和外逃的津人盟成员进行大赦。到5月31日,共有113名持不同政见者缴械投降。^④至此,马塔贝莱兰地区实现了和平,绍纳人与恩德贝莱人之间再未爆发直接冲突。

客观上讲,穆加贝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民族高压政策实现一党制,有利于津巴布韦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整合与发展。然而,穆加贝政府的民族高压政策,尤其是“古库拉洪迪”行动,过度使用武力,将军事手段工具化和政治化。而且,由于“古库拉洪迪”行动给恩德贝莱普通民众带来巨大伤害,加之穆加贝政府在两党合并后既未对受害者进行补偿,也未对暴力实施者进行惩罚,抑或让他们向受害者忏悔以谋求原谅与和解,因而民族高压政策对津巴布韦此后的民族问题与政治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 恩德贝莱人地方民族主义的固化

第五旅的士兵几乎全部由绍纳人组成,这些士兵在执行“古库拉洪迪”行动的过程中,有许多激化民族矛盾的行为:其一,将所有恩德贝莱人都视为持不同政见者,且军事行动的目标主要为平民;其二,强迫恩德贝莱人说绍纳语,或让他们用绍纳语唱歌颂津民盟和穆加贝的歌曲,那些不会说绍纳语的人通常会遭受惩罚甚至被杀害;其三,宣称恩德贝莱人是外来者,恩德贝莱人的祖先在19世纪曾劫掠绍纳人祖先的牛等财产,因而他们要进行复仇;其四,第五旅士兵犯下了大量的强奸罪行,他们在强奸的时候告诉受害者要在马塔贝莱兰“创造一整代绍纳人的孩子”等等。^⑤

这些行为不仅给恩德贝莱人带来巨大伤害,使很多人产生了心理创伤,更严重的是,它固化了

① “Full Text of Historical Unity Agreement”, *The Herald* (Harare), December 23, 1987.

② “Represent Action by Race Ended”, *The Herald* (Harare), November 21, 1987.

③ “Make Unity Reality, Urges New President”, *The Herald* (Harare), January 1, 1988.

④ “General Amnesty Declared”, *The Herald* (Harare), April 20, 1988. “May 31: Surrender Deadline for Dissidents”, *The Herald* (Harare), April 22, 1988. “Amnesty Success as Nearly all Bandits Give up”, *The Herald* (Harare), June 1, 1988.

⑤ Carl Swarr Stauffer, *Acting out the Myths*, pp. 143 - 150; Clifford Mabhena, “Ethnicity, Development and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Domination in Southern Matabeleland”,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vol. 19, no. 4, 2014, p. 143.

马塔贝莱兰地区的恩德贝莱主义思想,导致了恩德贝莱人地方民族主义的泛滥。比约恩·林德格林曾指出,“古库拉洪迪”行动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马塔贝莱兰地区的人们指控穆加贝政权伙同绍纳人杀害恩德贝莱人”,^①他们因此而将“古库拉洪迪”行动视为穆加贝政府打击津人盟和恩科莫,以及反恩德贝莱人的运动。这不但导致许多恩德贝莱人开始仇恨穆加贝政府乃至所有绍纳人,而且加强了他们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在民族认同方面,仅将自己视为恩德贝莱人,而非津巴布韦人;在历史观方面,将恩德贝莱民族的历史与津巴布韦国家的历史割裂开来;在政治诉求方面,明确提出地方分权,建立联邦制乃至实现独立的要求。

恩德贝莱地方民族主义对津巴布韦统一民族国家的构建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2000年开始,一些激进的恩德贝莱地方民族主义者先后建立了一些要求地方分权、建立联邦制,甚至谋求独立的政治组织,其中尤以2010年建立的穆斯瓦卡兹解放阵线(Mthwakazi Liberation Front)和2013年建立的穆斯瓦卡兹人民党(Mthwakazi People's Party)最为激进和活跃,它们的目标是在恩德贝莱王国曾经的土地上建立穆斯瓦卡兹共和国,以此保护“穆斯瓦卡兹人的利益和避免穆斯瓦卡兹被津巴布韦进一步边缘化”。2015年10月,以它们为首的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博茨瓦纳集会并通过《奇塔瓦宣言》(Chitawa Declaration),宣称要建立一个自由与独立的穆斯瓦卡兹国家,^②并为此建立了一个名为穆斯瓦卡兹评论(Mthwakazi Review)的网站,还在上面开展了一项名为“你认为谁是穆斯瓦卡兹共和国最大的威胁”的投票,其中津民盟以73%的得票率位居榜首。^③从当前来看,这些组织虽在恩德贝莱人当中并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但它们所具有的分裂主义倾向,对津巴布韦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还是构成一定的挑战。

(二) 民族认同继续影响选举进程

尽管穆加贝政府在1987年建立了事实上的一党制统治,但津巴布韦从未真正成为一党制国家。1989年,前津民盟中央委员埃德加·特克雷(Edgar Tekere)建立津巴布韦统一运动(Zimbabwe Unity Movement),并在1990年的总统与议会选举中给津民盟造成一定的冲击。此后在席卷整个非洲大陆的多党民主化浪潮的压力下,穆加贝政府也被迫在1992年宣布实行多党制。由于津民盟与津人盟合并,以及恩科莫等原津人盟高层进入津民盟政治局,这不但降低了津巴布韦继续以民族为线进行投票的可能,而且使恩德贝莱人在选举时只能将津民盟作为首选。津巴布韦的民主政治发展基本没有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津民盟在1990年和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分别获得80.54%和81.4%的选票,穆加贝在1990年和1996年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更是高达83%和92.7%。^④为防止民族认同在多党民主化进程中抬头,穆加贝政府曾多次警告候选人不要打地方民族主义牌和制造民族分裂。^⑤

然而,两党合并只是暂时压制了恩德贝莱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将票投给津民盟并不意味着恩德贝莱人已经原谅并真正支持津民盟,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放弃对津民盟与穆加贝政府的敌对情绪,他们只是因为尊敬恩科莫才将票投给津民盟。^⑥因此,当恩科莫在1999年7月去世,争取民主变革

^① Björn Lindgren,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the Remembrance of Violence: Ethnicity and Gender at the Installation of a Female Chief in Zimbabwe”, in V. Broch-Due (ed.), *Violence and Belonging: The Quest for Identity in Post-Colonial Africa*, London: Routledge, 2005, p. 144.

^② Thulani Nkala, “MLF and MRP: The Convergence and Confluence of Revolutionary Ideas”, September 15, 2018, <https://bulawayo24.com/index-id-opinion-sc-columnist-byo-145315.html>; “The Chitawa Declaration”, October 10, 2015, <http://www.umthwakazireview.com/index-id-news-zk-928.html>

^③ 穆斯瓦卡兹评论的网址为 <http://www.umthwakazireview.com/index-id-home.html>

^④ “Elections in Zimbabw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ections_in_Zimbabwe#1995

^⑤ “Playing the Tribal Card is a Dangerous Game”, *The Herald* (Harare), December 8, 1992; “No Room for Tribalism, Says President”, *The Herald* (Harare), December 30, 1993; “Zimbabweans Urged to Untie and Shun Ethnic Divisions”, *The Herald* (Harare), February 22, 1994.

^⑥ Terence M. Mashingaidze, “The 1987 Zimbabwe National Unity Accord and its Aftermath: A Case of Peace without Reconciliation?”, p. 87, <http://codesria.org/IMG/pdf/4-Mashingaidze.pdf>

运动(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简称“民革运”)在同年9月成立后,^①津民盟再也无法控制马塔贝莱兰地区,恩德贝莱人的选票开始主要投给以民革运为首的反对党,民族认同得以继续影响津巴布韦的选举进程。在2000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民革运在布拉瓦约、北马塔贝莱兰和南马塔贝莱兰分别获得了83.6%、73.6%和59.3%的选票,^②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塔贝莱兰地区在津巴布韦独立后的前两次选举中将票主要投给津人盟的情景。2000年之后,津巴布韦又分别举行了四次议会选举和四次总统选举,津民盟在布拉瓦约的得票率从未超过30%,在北马塔贝莱兰的得票率一直落后于反对党,在南马塔贝莱兰的得票率虽然从2013年大选起开始超过反对党,但也只能徘徊在50%左右。^③

客观而言,在2000年之后的历次选举中,“津民盟”一直都在呼吁人们抛弃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希望争取马塔贝莱兰地区尽可能多的支持,然而地方民族主义已经融入了恩德贝莱人的血液之中,出于对津民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无论津民盟以何为竞选口号,他们都会将选票投给其他政党。此外,在恩德贝莱地方民族主义的影响之下,2008年12月,以杜米索·达本瓜为首的前津人盟成员宣布退出与津民盟的《联合协议》并重建津人盟。^④津人盟在重建后先后参加了2013年和2018年大选,虽每次都只能获得很少的选票,但它离开津民盟并重新建立这件事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对于津民盟在马塔贝莱兰地区获取政治支持的努力而言,无疑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2018年总统选举中,津民盟将“团结、反腐、发展、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和创造就业”作为竞选纲领,姆南加古瓦政府还为此而推行了一系列民族团结政策,尽管如此,姆南加古瓦在布拉瓦约和北马塔贝莱兰的得票率仍然只有27.9%和39.7%,而民革运候选人纳尔逊·查米萨的得票率则高达66.9%和49%。

(三) 开启穆加贝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其统治的序幕

穆加贝政府的民族高压政策,尤其是“古库拉洪迪”行动,不仅宣告了独立之初实施的民族团结政策的破产,更开启了以暴力等高压手段实现其政治目标和维持其政治统治的序幕。在津民盟与津人盟合并后的首次选举,即1990年3月举行的议会与总统选举中,穆加贝政府便为赢得选举而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措施,其中包括借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越境破坏之机实施紧急状态,限制学生、媒体与工会的活动,以及禁止津巴布韦统一运动举行竞选集会等。^⑤不过从总体上看,由于穆加贝政府的执政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并未受到重大挑战,其针对反对党的暴力活动和高压政策相对还比较克制。然而,这一局面随着民革运在1999年后的迅速崛起而彻底转变。

民革运在1999年9月11日成立,仅仅三个月之后,便在2000年2月举行的宪法草案全民公投中击败穆加贝政府。^⑥公投的失败在津巴布韦全国各地引发占地运动,穆加贝政府以此为契机开展了激进的“快车道”土地改革,以求获取老兵和广大黑人民众的政治支持,穆加贝政府针对白人

^① 民革运于1999年9月11日成立,经历过两次较大分裂。第一次是在2005年津巴布韦国民议会选举后分裂为民革运一茨派和民革运一恩派;第二次是在民革运一茨派前党主席茨万吉拉伊去世后,以纳尔逊·查米萨为首的民革运一联盟从民革运一茨派中分裂出来。

^② “Breakdown of Votes Cast by Province: June 24 – 25, 2000 Elections”, June 27, 2000, <https://www.zimbabwesituation.com/old/jun27c.html#link1>

^③ 津巴布韦2000年之后历次选举的结果,尤其是参选政党或总统候选人在各省的得票率,可在澳大利亚人亚当·卡尔(Adam Carr)整理的选举数据库中查询,网址为<http://psephos.adam-carr.net/countries/z/zimbabwe/>

^④ 具体见“津人盟”的网站:<http://www.zapu.org>

^⑤ Norma Kriger, “ZANU(PF) Strategies in General Elections, 1990 – 2000: Discourse and Coercion”, *African Affairs*, vol. 104, no. 414, p. 14.

^⑥ 此次宪法草案全民公投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总统任期及相关行政权力不再加以限制,二是决定无偿征收白人的土地。在以民革运为首的反对派的宣传与抵制下,有54.31%的人投了反对票,宪法草案没有获得通过。

群体所实行的种族和解政策也因此而破产。^①

自2000年之后,穆加贝政府在历次选举中都存在滥用武力,压制反对派、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等选举暴力行为,其中尤以2008年总统选举最为严重。在这次选举前后,穆加贝政府先后针对民革运及其支持者实施了“穆兰巴茨韦”行动(Operation Murambatsvina)、“马赫特拉帕皮”行动(Operation Mavhoterapapi)和“齐穆穆木”行动(Operation Chimumumu)^②,并最终通过暴力和高压政策迫使在第一轮投票中领先的民革运领导人摩根·茨万吉拉伊(Morgan Tsvangirai)退出第二轮选举。可以说,暴力等高压手段在这一时期得以政治化甚至合法化,成为穆加贝政府实现政治目标和维持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津巴布韦也因此被许多人批评为集权国家乃至“警察国家”。^③

五、余 论

2017年11月,津巴布韦发生政治剧变,罗伯特·穆加贝辞去总统职务,埃莫森·姆南加古瓦继任总统,津巴布韦进入“后穆加贝”时代。姆南加古瓦上台后,因其在“古库拉洪迪”行动发生时担任安全部部长而备受指责,有人甚至称他为“在‘古库拉洪迪’行动中吃恩德贝莱人的鳄鱼”。^④在此情况之下,姆南加古瓦显然意识到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与严重性,尤其是意识到恩德贝莱人并未忘记“古库拉洪迪”行动的伤害,并没有真正与津民盟和绍纳人实现和解,而这不但将会在未来的选举中继续影响津民盟在玛塔贝莱兰地区的支持率,更会对津巴布韦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鉴于此,姆南加古瓦在担任总统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缓和民族关系的措施。其一,签署《国家和平与和解委员会法案》,启动国家和平与和解委员会,拟通过听证会等方式彻查“古库拉洪迪”行动,在和平与和解的基础上弥合绍纳人与恩德贝莱人之间的裂痕,真正实现民族团结。^⑤2019年4月,津巴布韦内政部表示将向受“古库拉洪迪”行动影响的人颁发生和死亡证明,帮助挖掘遇难者的遗体,重新进行安葬,为伤残者提供医疗援助,对受害者家庭进行保护,允许他们自由讨论自己的经历。^⑥其二,2018年5月底,批准一部名为《1983年,黑暗的岁月》的舞台剧在哈拉雷上演,该剧再现了第五旅在“古库拉洪迪”行动中所犯下的一些罪行,其在穆加贝执政时期一直被禁止搬上舞台;^⑦其三,2018年6月23日在布拉瓦约的白城体育馆遭到炸弹袭击后,姆南加古

^① 关于津巴布韦独立后种族和解问题的研究,可参见沈晓雷、孙晓萌《津巴布韦土地重新安置与种族和解研究》,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2期。

^② Murambatsvina意为“清理城市”,“穆兰巴茨韦”行动在2005年实施,主要针对的是民革运在城市里的支持者;Mavhoterapapi意为“你将票投给了谁”,“马赫特拉帕皮”行动在2008年4—8月实施,旨在威胁在2008年3月第一轮投票中支持摩根·茨万吉拉伊的选民。“齐穆穆木”行动针对的是反对党及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乃至逮捕或绑架他们。See Sabelo J. Ndlovu-Gatsheni, “Rethinking ‘Chimurenga’ and ‘Gukurahundi’ in Zimbabwe: A Critique of Partisan National History”,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55, no. 3, 2012, p. 13.

^③ See Morgan Tsvangirai, “Defiance Will Continue if Conditions Don’t Improve”, *The Zimbabwe Independent*, February 23, 2007; “Zimbabwe: Muckraker Sliding Into a Totalitarian State”, June 22, 2007,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0706220563.html>; “Living in a police state”, *The Zimbabwe Independent*, October 12, 2012; “Zimbabwe fast becoming a police State”, *News Day*, March 12, 2015.

^④ Langton Neube, “Mnangagwa The Crocodile That Ate Ndebeles During Gukurahundi”, December 28, 2017, <https://www.zimeye.net/2017/12/28/mnangagwa-the-crocodile-that-ate-ndebeles-during-gukurahundi-dabengwa/>; “Mnangagwa Guilty of Gukurahundi Not Mugabe?”, <https://www.zimeye.net/2018/07/09/mnangagwa-guilty-of-gukurahundi-not-mugabe/>

^⑤ “Peace, Reconciliation Bill Signed into Law”, *The Herald (Harare)*, January 9, 2018; “Govt Starts Acting on Gukurahundi”, *The Sunday Mail (Harare)*, January 21, 2018.

^⑥ “Gukurahundi Healing Measures Announced”, *The Herald*, April 10, 2019.

^⑦ “Banned by Mugabe, Play about Gukurahundi Massacres Finally Staged”, *The Zimbabwe Mail*, June 1, 2018, <http://www.thezimbabwemail.com/zimbabwe/banned-by-mugabe-play-about-gukurahundi-massacres-finally-staged/>

瓦为缓和民族关系,明确表示此事与布拉瓦约人无关“我认为这些邪恶的人不是布拉瓦约人,他们来自其他的地方。布拉瓦约人很高兴看到我,我也很高兴看到他们。”^①其四,任命恩德贝莱人菲利普·西班牙达(Philip Sibanda)为国防军总司令,将恩德贝莱人穆苏利·恩库贝(Mthuli Ncube)、曼加利索·恩德洛武(Mangaliso Ndlovu)和凯恩·马泰马(Cain Mathema)纳入内阁,分别担任财政部部长、工商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最后,姆南加古瓦在2018年9月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准备接受国家和平与和解委员会的建议就“古库拉洪迪”行动进行道歉,“作为政府,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接受所有建议”。^②

在2018年8月26日的就职典礼上,姆南加古瓦表示“让我们期待前方的征程,这将是我们将作为一个团结的民族共同前行的征程,这将是我们的新津巴布韦发展、进步与繁荣的征程……”^③如果姆南加古瓦政府能够坚定地贯彻民族和解与团结政策,通过民族和解而实现民族团结,那么不但会消解恩德贝莱人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而且有利于津巴布韦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Abstract The Shona and the Ndebele are two major ethnic groups in Zimbabwe, whose relationship has very important impacts on Zimbabwe's ethnic issu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fter independence, the Mugabe government carried out a national unity policy toward the Ndebele and the Patriotic Front-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 (PF-ZAPU), but this policy had to face great challenges from trib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and ran contrary to the one-party policy pursued by the 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Patriotic Front (ZANU-PF). Henceforth, the Mugabe government abandoned the national unity policy and began to suppress the Ndebele and the PF-ZAPU to establish a de facto one-party system. However, such a repressive ethnic policy had some negative impacts on Zimbabwe's later ethnic issu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which had not only consolidated tribalism on the part of the Ndebele, but also made ethnic identity an important factor in elections, thus opening the prelude of pursuing repressive policies to maintain its rule by the Mugabe government. Ethnic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Ndebele and the Shona has not yet been realized till today. Although the Mnangagwa government has taken some measure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hona and the Ndebele since it came into power in November of 2017, it will still take some time to achieve ethnic reconciliation and national unity in their true sense.

(沈晓雷 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100101)

(责任编辑:于红)

① Vincent Gono, "Attempt on ED's life: Bomb Explodes as President Leaves Podium", *The Sunday Mail* (Harare), June 24, 2018.

② Jane Mlambo, "Mnangagwa Says Ready to Apologize For Gukurahundi", September 23, 2018, <https://www.zimeye.net/2018/09/23/mnangagwa-says-ready-to-apologize-for-gukurahundi/>

③ "ED Promises A New Zimbabwe", *The Herald* (Harare), August 27, 2018.